

責任編輯：張旭婕

講東講西講文化雜誌

琴台聚 彥火

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總監鄭啟明打電話給我，說港台劉天賜的《講東講西》節目，單說香港唯一的綜合性文化雜誌《明報月刊》。《明報月刊》剛好是四十五周歲。

我拍胸脯力難當，便約了專欄作家沈西成一起去。兩個小時講完一本文化雜誌，還是直播節目，我真是怕力有不能。

還幸劉天賜主持的這個節目，收播率甚高。劉天賜亦亦莊的一路引領，加上沈西成的鬼才，兩個小時下來，竟然沒冷場。先期鋪張的緊張感，也鬆弛下來了。

訪問中，劉天賜要我講講《明報月刊》的大背景。劉天賜自己早年是《明報》的粉絲，沈西成早年也在《明報》寫稿。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香港很多中學生已讀《明報》。那個年代，沒有那麼多流行雜誌，更沒有所謂「淫賤」雜誌。《明報》成為不少中學生及知識界必讀的刊物。

我曾讀到《信報》一篇文章，說《明報》在中產階級頗風行，中產階級的家庭，很多在茶几上面及下面放了《明報月刊》。

關於《明報》在華人社會可以生存四十五年，環顧海外內外，竟然沒有一本文化雜誌可以有那麼悠長的壽命，而且還可以繼續延長下去，也是一個異數。

我們曾就此探討了這個問題。劉天賜兄要我談談我與《明報》的關係。我只好從頭講起——就是上世紀九九年進入《明報》的。當初這一步踏進門檻，就跨越了兩個世紀。究其實，我在《明報》擺共十七年，那是處於上世紀之末新世紀之初的交替時期，也是平面向出版開始受到網絡文化衝擊的艱難之秋。

過去不少傳媒朋友問我，是怎麼進入《明報》的，我說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這是實話。

上世紀的某一天，金庸讓董橋打電話給我。董橋說：「查先

生要見你。」我聽罷有點意外，也有點興奮。在此之前除了應王世瑜兄的邀請，在《明報》副刊寫了一個每天的專欄外，與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界聚會上見面。他是公眾人物，我不過是文化界晚輩，大家只是點頭之交而已。

且說我誠惶誠恐地跑到當年北角舊明報大廈查先生偌大的辦公室，查先生與董橋已坐在辦公室內。查先生與我寒暄過後，讓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則移步到辦公室去伏案寫東西。時間像牆上掛鐘發出的嗒嗒聲，一秒一秒地過去，空氣靜寂像凝結了。為了打破這悶局，我偶爾與董橋閒聊幾句，都是不着邊際的話題。

大抵過了約半小時，查先生從書桌起身向我走來，親自遞了一份剛書寫好、墨香撲鼻的聘書給我。接到聘書後，我很激動，也很衝動，只粗略瀏覽了聘書內容，便不假思索地簽署了。當時我還是某大出版社的編輯部主管和董事，我還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辭呈。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寫聘書，而且出自大家之手，豈能不為之動容？

與前幾任的主編不一樣，查先生在聘書上寫明，除要我當總編輯之外，還兼任總經理。這也許與我之在紐約大學(NYU)念的出版管理學和雜誌學有關。直到二年之後《明報》上市，《明報月刊》也不例外受到市場的衝擊，我才幡然省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與市場之間取得平衡，可見他的高瞻遠矚。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報到，希望查先生就辦《明報月刊》給我一點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說話不多，依稀記得，他只說了一句：「你應看辦吧！」當我徵詢，除了之前他在《明報月刊》發刊詞「獨立、自由、寬容」辦刊精神外，他在商業社會辦一份虧蝕的文化性雜誌有什麼其他特殊原因嗎？他回答得更簡潔：「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

陳慧琳是女性的心靈雞湯

翠袖乾坤 查小欣

恭賀陳慧琳再度懷孕！

陳慧琳第一時間來電報喜，她剛接了「蝦餃仔」呀呀跟媽媽說話，陳慧琳索性把電話給蝦餃仔跟我「對談」，他乖乖地遵照媽媽吩咐，叫了聲「姐姐」便繼續吃他的乳酪。

很替陳慧琳高興，除因她有喜外，更證明她真正走出今年三月子女流產的傷痛，這對於一個普通女人來說已不容易，何況是天后？而難得的是，陳慧琳一貫她坦白的態度，公開她有喜的事實，陳慧琳說：「我可以不公開我也不想公開，不過免得肚皮隆起時大家亂猜，我不如自己講。」

有報道指她懷孕三個月，有指她懷孕四個月，究竟是幾個月？陳慧琳說：「我不想說得太實在，總之是到了可公開的月份。」不透露真正懷孕月份和預產期，一是為免壓力，二是為免傳媒屆時追蹤入院分娩造成混亂。

陳慧琳告訴我：「西醫說流產後，我可以即時懷孕，但我始終有些擔心，還是聽從中醫的忠告，調理身體三個月，直至中醫開綠燈，說可以再懷孕了，我才再做人工受孕。」

當醫生宣布她成功懷孕時，陳慧琳是又驚又喜：「心情戰戰兢兢，不過最放心的是知道是一個，不是孖胎，至於在男是女，我不去想了，最重要是他健康。」

雖然同樣這一胎沒令陳慧琳身體有任何不適，她仍緊張得想推掉所有工作，為此她沒接內地三十至四十個演出，推走了半億酬勞，陳慧琳怪叫澄清：「沒那麼多，為了保險，我不想飛來飛去，也不做大動作，醫生反過來要我接一些輕巧的工作做，他說：『對我，對胎兒也會健康點，整天困在屋裡，很容易令我胡思亂想的。』」

在知道懷孕後，她就要開拍駕駛片《八星抱喜》：「我接拍的時候還未懷孕，後來才知道，所以好心急想快點拍，怕遲開拍我已見紅。」

「其實我只拍十多天戲，很輕鬆，不用拍通宵戲，又整天都爆笑，對手古天樂雖然不知道我大肚，但仍對我照顧，休息時總叫我坐下來，我反而覺得拍此片令我心情輕鬆，對我和胎兒都是好事。」陳慧琳開聲說。

陳慧琳流產不久便走出陰霾，且再度有喜，對於有流產經歷又想再度懷孕的女性來說，陳慧琳實在是一服心靈雞湯，給她們信心和希望。

由驅夢到無夢

天言知玄 楊天命

我們習慣將不好的經歷稱為「噩夢」，快樂但又不能再擁有的經驗稱為「好夢」，皆因夢境的真實程度，確實能如實際的生活般，教人如痴如醉、驚心動魄，不過任你再神通廣大，也無法逃避、留住甚或只是作出絲毫的控制或改變。

早前看過一個安排一班城市人到原始部落生活的紀實節目，其中一位女主角在抵達後便開始惡夢連場，相信噩夢乃邪靈附體的村民立刻使用各種如將神聖的十字飾物掛在床邊(但非基督教教的十字架)、製作傳說在夜間四處巡邏的人偶及到山上採集浸製聖水等手段，希望替她一脫離險境，一時間將整個部落鬧得熱烘烘。

你認為這些行為為無知、很誇張嗎？其實中國在古時亦將驅逐噩夢及祈求天賜好夢視為頭等的國家大事，每年也會由職能類似專科巫師的「夢官」向天施行各種的求夢、驅夢儀式，反映當時人們害怕噩夢的程度便如懼怕天災一樣，皆因他們相信夢乃是神賜的啟示。

據說，秦始皇當年便曾為了一場與水神衝突的惡夢而勞師動眾，皆因他身邊的「發夢專家」建議這位皇帝要親自出海打大魚，才能將這惡兆平息，而怕死的皇帝當然言聽計從。

其實，佛家早將夢境歸納為一種獨頭意識，即意識在沒有受到眼、耳、鼻、舌、身的刺激下，獨自產生的作用，現代人更明白它乃潛意識的反映，也有實驗證明夢境帶有安撫情緒的作用，亦即俗語所謂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是也。

不過在中國的文化中，有一種人是不會發夢的，他就是莊子筆下的「至人」，亦即道家學說中的有道之士。為何至人不會發夢呢？皆因他/她在面對任何情況之下也無憂無慮，處之泰然，完全不會受到任何情緒的影響——原來中國的學說，早在幾千年前已將夢境與情緒連在一起！

當男人處在弱勢時



《在雲端》劇照。網上圖片

朋友推薦我看一張影碟，他說，當男主角與沖沖地，滿懷愛意地到另一個城市去見他的心上人時，開門的她，其實卻是別人的妻子和母親。她身後傳來孩子在樓梯上奔跑嬉戲的吵鬧聲，還有丈夫貼心的問候：親愛的，是誰來了？

妻子虛張聲勢地說，親愛的，沒有誰，是有人敲錯門了。門裡門外，兩人的視線糾集之下，男主角很受傷。他無奈中離去，雪地裡是他一個人孤單的背影。

奇怪的是，在我的朋友敘述電影情節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很微妙，是我不能理解的那種莫名的憂傷。我過了很久才買到這張碟。電影講一個混世男，也是一個事業男，所謂的鑽石王老五。因為工作的關係，他幾乎成了空中飛人，每天雲遊在天上人間。他也同時遊蕩在女人之間，他不想結婚，是還沒有玩夠，還是因為懼怕婚姻？大概都是。

但是，有一天他卻遇上了一個美麗又強悍的女人。她也是空中飛人，而且似乎方方面面都略勝他一籌。事業上，她已經爬上高層，舉重若輕。她對男女關係的姿態也很特別，表現得和其他女人很不一樣，是游刃有餘。從來不問他什麼，也不要求什麼。他的妹妹結婚，他邀請她作為他的女伴出席家族大會，她不驚也不喜，也答應了。

他對她，漸漸就上心了。有一天，他突然發奇想，他要去她生活的城市找她，給她一個驚喜。於是，他就碰壁了。鼻子都撞青了。呵呵。

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這裡，我很出氣地開心。呵呵，看過太多太多電影裡與生活裡的失意女，怨女。似乎地球上，都是女人躲在角落裡，傷心絕望地，看着她心愛的人和太太孩子在一起笑。而小三的她卻在哭。現在，好不容易有了一個翻版。終於輪到男人淪落為小三，傷心欲絕了。不過，這部電影裡的男人似乎並沒有哭泣。但沒有哭泣的他的臉和背影，比哭泣的女人更加讓人覺得壓抑。他必須承受他應該承受的，憑什麼只能他來遊戲女人，而不是女人來遊戲他？

他的衰勢還沒有完，那個讓他碰壁的女人還沒有放過他，她追來電話，沒有道歉的意思，卻振振有辭地，質疑他不約而來的動機。因為，她受到驚嚇了。她當然不想讓自己的老公和孩子受到任何傷害。她的質問，對他無疑是雪上加霜。他的內心一定有什麼東西接近崩潰了。也許是愛，也許只是一個人的驕傲，或者叫自尊，裂了，碎了。

電影到最後，他完成了他期待多年的空中飛行的公里數。那是一個嚇人的數字，在我卻毫無感覺，甚至沒有能夠記住。沒有愛以及沒有愛人陪伴的人生旅行，只是物理上的挪動而已。能走多遠，又能飛多高？所以，當機長親自來向他隆重祝賀的時候，他的微笑是表層的，勉強的。期待中的喜悅並沒有如約到來。

電影裡還有一個有趣的小插曲。在他的妹妹的婚禮即將舉行的時候，新郎卻突然退縮了。他想逃婚。於是，作為兄長，他只能鋌而走險，試圖說服新郎。新郎陳述他逃婚的理由。他說，我為什麼要結婚呢，我身邊所有有結了婚的男人都很不開心。而你看看你，多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啊。

然而，我們的電影主人公以他醞釀好的最飽滿的情緒，對即將成為他的妹夫的男人深情款款地說，可是，你想過沒有，你的人生裡最快樂美妙的時光，都是和某個人一起度過的，是吧？

此言一出，他的準妹夫立即無語了。點點頭，整整新郎的行頭，就出去找他的新娘子去了。而這句話無意中脫口而出的話，也一直在他自己的內心蕩漾，久久不能平靜。最終導致他作出率性之舉，癡癡地跑去尋找他的情人，結果被無情的現實扁得鼻青眼腫。

這部電影的中文名字，叫《在雲端》。後來，過了好久，我才知道，向我推薦這部電影的男子為何眼中迷茫，面呈茶色。原來，他離婚也有兩年了。他的妻子非常之能幹。聽說他離婚的消息之後，他的男性朋友都取笑他說，你怎麼能放她走呢，她多會掙錢，整個就是一棵搖錢樹啊。他們家一直是妻子主外，他主內。所以，即使已經離婚兩年，他還在忿忿不平地說，我其實就是她的配種馬，現在孩子也帶大了，我也老了，她就不要我了。這通常會出自一個被棄的怨婦之口的話，出自一個男人之口說出來，不由得讓人恍然大悟。

卻原來，男人也好，女人也好，當婚姻解體，情感變故的時候，她變身為潑婦，還是他變身為潑皮，完全取決於兩人所在的位置。地勢高的人自然像擺脫一個累贅一樣，輕鬆往上走。地勢低的人，如果他的個人能量不足以避免他今後的生活有下滑的趨勢，他自然會產生被遺棄的痛感，羞恥，絕望。

事實是，我的那位不幸的朋友，他至少有過100次外遇，而他的妻子終於也有了一次外遇。做妻子的女人終於明白了什麼是被愛。當女人覺醒過來之後，出走就是不可逆轉之勢了。而他綿延至今的憤怒，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妻子走了，而且還是一個特別能掙錢的妻子走了。他處在弱勢，損失還特別巨大，所以，他感覺被拋棄，很受傷。

看選舉顯民智

看選舉，從過程到結果，都有讓人省思的地方。香港區議會選舉已經過了一半，區議會議員是否已動不動就棄了議會暴力，唾棄了動不動就上街的表達方式。更有人反思，民主和公義是否存在矛盾。

更有人除了提供選擇之外，更提供唾棄的抉擇，除了投票選出心儀的對象之外，更可投票不支持唾棄的對象。民主和公義確實有矛盾，因為多數人決定的事，有可能是錯誤的，可能是違背世上的公義。但是當世上的公義，威脅到自身的福祉生計時，這樣的公義還是留給世界吧。

台灣的選舉要到明年一月才結束，從民調上看，不管馬英九團隊領先也好，蔡英文團隊領先也罷，都可以看出，已經沒有宋楚瑜團隊的空間。但宋團隊依然用被催眠的話語，說說連宋蛋蛋都可以看得出的話，但這是個謊言。所以，選舉背後隱藏的權謀計算，選民有時會被當成是白癡。奇怪的是，在選舉的催眠之下，真的有多麼的白癡存在。

在選舉口號的催眠下，可以不用支持者不會帶來選後的不良後果。比如，蔡團隊後的重腐身軀，蘇嘉全牽涉到的濫權和貪污問題，可以一概不理會，隨著「三隻小豬」起舞，因而導致蔡團隊有了領先的民調出現，這樣的民調結果，能不令人怦然心驚？

看選舉，看出選民的愚昧無知容易被政客操弄欺騙，也可以看出選民的理性。台灣的民主之路走了很長的路，但是理性依然敵不過愚昧和操弄。反而在起步階段的港人，卻有理性的表現，這是多麼奇怪現象！

生活語錄

我有兩個哥哥，都已年逾九旬，是離休幹部，住在廣州。我們每年都有幾次聚會，他們是四代同堂，曾孫子照例成為全場焦點。人人都逗着他們，拍照，親親他們。二哥哥的曾孫子剛滿周歲，比我的小孩子小幾個月，他們都哈哈大笑。我說曾孫子都是哥哥的開心果，有這樣的曾孫子在身邊，真是延年益壽，二哥哥點頭稱是。

中國人喜歡兒孫滿堂，知識分子大概也不例外。本來百子千孫是農業社會的要求，多點男丁，便多個勞動力。西方的工業社會，應該不太重視子孫後代。所以中國在八十年代後期，實行計劃生育，少生了幾億人，對舒緩人口增加的壓力有重大貢獻。而印度則無計劃生育，人口增加直追中國，不久將會超過。

但個人來說，晚年總希望有孫孫為樂。此所以我去年增添一個小孫子，但因此住在內地，不能常見，因而牽腸掛肚。

節制的《大藍湖》

《大藍湖》當然可視之為一齣以香港為背景，連母親人尋根電影。麗儀(唐寧)離家十年，都市母親(吳惠英)患上腦退化症也未有所聞，身為人女的愧疚之情可感。難得的是導演處理上，無論關於影像的攝取乃至情感的刻劃，基本上都以節制風格為先。令我尤其喜歡兩場「對不起」的掌鏡，分別為麗儀對父母兩人的致歉。前者在父親從英國回來後的首個晚上，大家碰巧遇上母親迷路，幸好在村民協助下尋回，兩人於是默默在餐桌上以即食麵果腹，在無言的氣氛下，女兒終向父親親說對不起，父親也指示怎會對她有任何恨意。後者在發覺母親親指自己仍未吃晚飯時，麗儀接受不來母親的退化，在她身旁輕輕一句「對不起」以示不孝的歉意。兩者同樣內斂含蓄，也切合常人的情感表達方式，實感充盈。與此同時，導演雖然身為蠶蛹人，卻沒有自傷自戀的偏頗，對地方的一「美景」乃至風俗(太平清醮)的捕捉，都極為淡然凝練地處理。對方比起同年代的新晉導演，往往流於影像先行而故事情理不通，顯然已經勝人一等。

麗儀與林達(周俊偉)的感情線也頗有味，導演表面上把兩者塑造成人差人等(前者因人尋地，透過照顧母親而重新認識蠶蛹；後者實地覓人——追查大藍湖尋找初戀情人)的實質上卻以地景抗拒人心的方法製造兩人關係發展。麗儀由抗拒全村到與村民打成一片，及後更於小店為林達尋到女友線索，從而催化後者認真正視自己的逃避情感態度。兩人都是以逃避開始，最後以直視面對終，那大抵才是導演想賦予電影的力量。

路地觀察

香港電影一向斷斷續續在不經意的時刻，便會偶爾出現一些地區鄉鎮小品，印象中較為深刻的如令人驚悸不已的東平洲代表《生死線》，也有大澳的黑色小品《月黑風高》，至於熱鬧生動的長洲「特產」《一碌蔗》更是不乏的冷門心頭好。曾翠珊的《大藍湖》大抵也可歸類於此(蠶蛹電影)，只不過作品的類型色彩更趨淡薄。

《大藍湖》當然可視之為一齣以香港為背景，連母親人尋根電影。麗儀(唐寧)離家十年，都市母親(吳惠英)患上腦退化症也未有所聞，身為人女的愧疚之情可感。難得的是導演處理上，無論關於影像的攝取乃至情感的刻劃，基本上都以節制風格為先。令我尤其喜歡兩場「對不起」的掌鏡，分別為麗儀對父母兩人的致歉。前者在父親從英國回來後的首個晚上，大家碰巧遇上母親迷路，幸好在村民協助下尋回，兩人於是默默在餐桌上以即食麵果腹，在無言的氣氛下，女兒終向父親親說對不起，父親也指示怎會對她有任何恨意。後者在發覺母親親指自己仍未吃晚飯時，麗儀接受不來母親的退化，在她身旁輕輕一句「對不起」以示不孝的歉意。兩者同樣內斂含蓄，也切合常人的情感表達方式，實感充盈。與此同時，導演雖然身為蠶蛹人，卻沒有自傷自戀的偏頗，對地方的一「美景」乃至風俗(太平清醮)的捕捉，都極為淡然凝練地處理。對方比起同年代的新晉導演，往往流於影像先行而故事情理不通，顯然已經勝人一等。

麗儀與林達(周俊偉)的感情線也頗有味，導演表面上把兩者塑造成人差人等(前者因人尋地，透過照顧母親而重新認識蠶蛹；後者實地覓人——追查大藍湖尋找初戀情人)的實質上卻以地景抗拒人心的方法製造兩人關係發展。麗儀由抗拒全村到與村民打成一片，及後更於小店為林達尋到女友線索，從而催化後者認真正視自己的逃避情感態度。兩人都是以逃避開始，最後以直視面對終，那大抵才是導演想賦予電影的力量。